

回  
史话春秋

近日，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在全国巡演，其舞绘——宋代王希孟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惊艳出场引发国人对宋代艺术和美学的新一轮关注。

翻开厚重而又辉煌的中国艺术史，仅有319年历史的宋朝以“千年一叹”的音符谱写出它最丰厚、优美、恢宏的篇章。它连接了汉唐雄风、魏晋风度的余晖，却又创造性地以“简约、含蓄、淡逸”的美学观念开拓了中国艺术的新版图，成就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。与历代相比，其不仅文学艺术交相辉映、百花纷呈，大师辈出，而且所辐射的范围之广，参与者之众，影响之深远也是空前的，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最为传奇、难以逾越的高峰。



梁楷《李白行吟图》

回  
笔砚清玩

## 掐丝珐琅天鸡尊

### 清乾隆

清乾隆掐丝珐琅天鸡尊是中国清代的作品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清乾隆掐丝珐琅天鸡尊是铜胎，仿铜器天鸡尊形制，凤首，喇叭口，背部和尾部的T形棱脊镀金，除均蓝地满布各色羽毛、缠枝花、凤鸟及拐子龙等纹饰，以内卷的尾羽和镂制成拐子龙形状的双足为座，器物沉重，釉色鲜明艳丽，是上好的陈设器。属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文物。

天鸡作立身翘首状，背负螭耳尊，双翅扬起贴于尊身，足蹬镂空双轮，长尾下垂内卷，尾羽内侧立一铜镀金小天鸡。螭耳尊椭圆形，撇

口，螭耳镀金。天鸡胸前贴饰片状彩云，中间嵌长方形铜镀金片，其上阴刻“乾隆年制”单行楷书款。整器以红铜作胎体，掐丝花纹内填入珐琅彩釉，露铜处镀金。天鸡身上随形作出羽毛状饰纹，尊表面饰缠枝莲纹。

天鸡作为一种传说中的神鸟由来已久，具有吉祥之意，但其具体形象的塑造则在清代乾隆朝才开始成熟。乾隆时期造办处曾以不同的工艺制造天鸡形象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此掐丝珐琅天鸡尊器形优美，形象生动，色彩富丽，镀金辉煌，透露着一种神异之感，体现了乾隆时期珐琅制作工艺的精湛水平。（杨道 辑）

## 趣学语言的赵元任

■ 姚秦川

赵元任被誉为“现代语言学之父”，他在语言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，通晓中、英、法、德等多种语言，并能运用现代语言理论和科学技术研究语言文字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赵元任之所以如此喜欢研究语言，竟然全是因为它们“学起来有趣好玩”。

13岁那年，赵元任的父母相继去世，他被送往苏州的姨母家里。

虽然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但赵元任却学会了说常州话、常熟话和苏州话。1907年，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，在那里，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英语和德语，这些在常人眼里艰涩难懂的外国语言，在赵元任眼里却非常有趣，他一头钻进进去便不能自拔。因为这些语言学起来好玩而有趣，年轻的赵元任便在心里暗自发誓，以后尽可能多地学习他国语言。

18岁那年，赵元任考取了清华学校第二届庚款留美官费生，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。来到更广阔的天地后，赵元任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新的知识。此时，他的语言天赋显露无遗，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的，赵元任可以同时学习好几种语言。几乎每一天，赵元任都会泡在图书馆里，早上

桌子上摆放的可能是一堆英语书籍，到了下午，桌上的书很有可能变成了德语书籍。当时，谁也不清楚他一天到底能看多少本外文书。

正是因为他这种能吃苦的学习劲头，短短几年下来，赵元任便能熟练地在十多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中随意切换。赵元任曾谦虚地说：“在应用文方面，英文、法文、德文都没有问题；至于一般用法，则希腊文、俄

罗斯文等也都不成问题。”有些人不解地问他，为何如此热衷语言的学习，赵元任微笑着回答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原因，纯粹是学起来有趣好玩。”

赵元任一句看似波澜不惊的话，其实背后藏着颇多的深意：除了对语言文字无尽的热爱外，更多的，则是那种在学习上不怕吃苦甘于寂寞的钉子精神。

回  
及时应令

## 寒露涤秋觅菊华

■ 张意薇

10月8日寒露交节，又后六日为重阳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：“九月节，露气寒冷，将凝结也。”寒露为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，属于秋季的第五个节气。此时，即便是纬度较低的琼岛地区，经历了几场台风，也基本褪去了暑热，慨然有入秋之感。古往今来的圣哲达人，便在这流光荏苒中以寒露浸涤尘心凤志，用诗章抒发高趣雅怀。

### 晚秋菊隐华

明代海南先贤丘濬的学生陈舜曾如是描摹寒露时节的琼州山水：“琼台十县与三州，屹立南溟抗百流。水接扶桑先得日，山逢寒露未惊秋。云横婺母堆双鹭，雾散陶公出一头。只道瀛洲登未得，不知身已在瀛洲。”（陈璘《海南风景》）

明唐胄编撰的正德《琼台志·土产》称海南“菊品最多，叶相似而色不同”。海南的菊花若按颜色和形态命名，比较出名的品种便有大黄、小黄、兔儿、鹅毛、万卷书红、十样锦、销金、金盏银台、墨菊等等。《琼台志》还顺带提及了北宋文豪苏轼与海南菊的一段趣事。苏轼被贬谪到儋州后曾颇有雅兴地种植菊花，并提前两月广发请帖，邀约朋友们重阳赏菊饮酒。可重阳将至，菊花却没有绽放的意思，以致东坡先生的菊花宴只得推迟到农历十一月中旬才补办。后来，苏轼不无感慨地总结道：“岭南地暖，百卉造作无时，而菊独后开。考其理，菊性介烈，不与百卉并盛衰……”（苏轼《记海南菊》）于此，海南便有了“菊花开时即重阳，不须以日月为断”的浪漫佳话。

丘濬赞叹迟开菊花的艳丽馥郁：“浅红淡白间深黄，簇簇新收阵阵香。无限枝头好颜色，可怜开不为重阳。”（丘濬《十月见菊》）又云：“菊花开是晚秋时，虽是开迟落亦迟。漫羨东风花卉好，等闲开落又空枝。”（丘濬《叹菊》）和春夏扎堆儿争相竞妍的群芳比较，晚开晚落的海南菊颇有点大器晚成、后来居上的意思。

### 殷殷归鸿意

公元726年，唐代名臣张九龄因受牵连，由中书舍人出任洪州都督，在洪州作《在郡怀秋》二首。诗中流露出光阴易逝、功业无成的忧惧，又因时不我用，萌生了思归之情。七百多年后，丘濬在《唐文粹》中偶然读到张九龄那句“宦成名不立，志在岁已迟”，有感于自然草木之性与人情世故道理相通，因而次韵：“缅怀先哲言，志在岁已驰。业业慎永固，深恐有所疵。”（丘濬《秋怀》）丘濬以同样出身岭南的贤相张九龄为榜样，一生朝乾夕惕、奋力国事，可岁月如白驹过隙，走到人生的深秋，他最难以消解的就是愈发浓重的乡愁。过了春夏，明镜中更添秋霜白发，在江湖与庙堂之间，丘濬有了“有山不归来，何劳忆山吟”的盼归之语。

民间俗谚云：“大雁不过九月九，小燕不过三月三”，意思是大雁南飞的时间最迟不过重阳节，小燕北归的时间最迟不过上巳节。寒露三候中的“鸿雁来宾”即是指寒露时节最后一批大雁南迁。“越客不识雁，闻之心辄悲。自怜长作客，不似鸟知时。”（丘濬《闻雁》）丘濬久滞京畿，看到大雁尚且可以根据时令迁徙，而自己却负载着游宦他乡的羁旅客愁，真是人不如雁，身不由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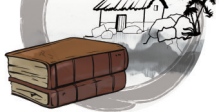
思乡的情绪贯穿了丘濬大半生，且每逢入秋愈甚。1464年，步入仕途十年后丘濬写道：“塞雁随阳如有约，岭猿叫月已无肠。蓑蓑松下愁沾露，散步林间怕履霜。此日不妨多酌我，壶中广大醉乡长。”（丘濬《秋兴七首》）雁飞猿啼的秋景，本就令敏感的异乡客愁肠百结，复有寒露沾衣，则更增晚秋的凄冷之感。而他所能做的，就是暂时放下愁绪，在与友人的觥筹交错中寻找一些深秋的温暖与慰藉。

故乡的亲友与风物总惹伤情，老来愈甚，“访旧怜俱老，逢人厌说归。伤心秋又暮，未寄北堂衣。”（丘濬《秋晚答友人》）入夜愈发寒凉，虽有故友叙旧，却不敢再聊归意，只怕触及乡情便恣然涕下。俗谚云：“吃了寒露饭，单衣汉少见。”他惦记家中老母是否需要添衣，琼北虽不比京师寒冷，却也已入深秋啊！

“客里悲秋亦自悲，可堪临老苦思归。仄行西月闻鸡叫，愁看南风见雁飞。”（丘濬《己酉秋思》）“己酉”即明孝宗弘治二年（1489年），此时离丘濬去世还有六年。在给友人的信中，他提及临着北方秋日的冷雨苍苔、寒风败荷，睹物伤情，更是思乡。可虽皓发鬢髯年近古稀，且罹患眼疾几近失明，却终因股肱之臣重担难卸，未能获准乞养归乡。

消除秋愁秋悲亦是寒露时节养生要务之一。丘濬作《四时吟》咏秋：“天上片云无有，江心孤月自明。水净何如心净，风清亦似人清。”景语亦是情语，时逢重九，更深露重，无论何种际遇，还是莫要夜阑听风、心忡不寐，不如赏菊、登高、吃蟹、小酌。

文史荟

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